

愛的上帝與感恩的人：

丁光訓感恩神學芻議

■ 李宇航

中央民族大學

一、感恩神學的基本內涵

「感恩」在基督教神學思想中佔據重要的地位。在《帖撒羅尼迦前書》第5章16-18節中，保羅告誡信徒「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感恩；因為這是神在耶穌基督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後書》第2章13節保羅又提到：「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保羅認為感恩是耶穌基督的旨意，並說明了人要感恩上帝的原因：因為上帝揀選了人，使原本有罪的人得到拯救。阿奎納(Thomas Aquinas)在

《神學大全》第十冊第一零六題第一節的正解部分中提到，人有義務去感恩施恩者，但這種感恩並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應該視施恩者施予恩惠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較小的感恩程度被包括在較大的感恩程度之中。阿奎納認為，人首先應當感恩的是神，因為神是一切美善的根源；其次應當感恩的是父親，因為他是生養我們的最近的根源；第三則是地位崇高的人，因為他們給予了公共性的恩

惠；第四是某一位特定的恩人，因為我們曾受過其特殊的照顧。

綜上所述，「感恩」在基督教神學思想中首先並主要指人對神的感恩，因為神將人們從罪中救出，這種恩惠是其他施恩者給予不了的。在此基礎

上，人們「感恩」的對象還可以擴大至親人、君主、恩人等其他施恩者。值得注意的是，「感恩」不應只有受恩者單方面的報答，而應該包含兩方面：施恩者的付出與受恩者的回應。既然基督教中的「感恩」主要指人對神的感恩，並包括施恩者、受恩者兩方面，那感恩神學也應當以人神關係為重點，並探索兩方面的內容：神的施恩（恩典）與人的回應。在人神關係的基礎上，再去

探討其他類型的感恩。

丁光訓神學思想中涉及感恩的內容較為豐富，本文將從感恩神學角度對其進行重新解讀，以期較為完整地呈現丁光訓的感恩神學思想。基於上文對感恩神學的分析，對丁光訓的感恩神學對探討將以人神關係為出發點，並包括施恩者與受恩者兩部分內容，在人神關係的基礎上再拓展到其他感恩類型。

摘要：在丁光訓的神學體系中，上帝的創造與救贖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整個宇宙都將在上帝的維繫下走向完美。人類與其他被造物的不同之處在於，人類不僅被動地接受上帝的恩典，而且可以主動地參與到上帝的工作中，與上帝一起共建以「愛」為主導的完美世界。對上帝創造與救贖活動的配合與參與，是人對上帝最大的感恩。丁光訓的感恩神學也因此具有極強的包容性與實踐性。

關鍵詞：丁光訓；感恩神學；中國基督教

二、丁光訓神學的基本特點——從人—神張力的角度考察

1、中國基督教面對的雙重張力

丁光訓的神學思想具有較強的處境性，我們必須要將丁光訓的神學思想與中國基督教的具體歷史脈絡結合起來進行理解。對於中國基督教來說，它的發展始終面臨著兩大張力：中—西張力與人—神張力。^[1]

張力原本是物理學名詞，指物體受到拉力作用時，存在於其內部而垂直於相鄰部分接觸面上的相互牽引力。在人文學科中，張力可以被理解為矛盾或一對不相容的力量。身處於張力中的事物在這對不相容力量的各自牽引下，開始偏向其中一方。這種偏向不僅是定性的，也是定量的，同方向的偏向也有程度上的不同。

所謂中—西張力，就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張力。基督教並非是中國本土宗教，它在中國的大規模傳播與西方的殖民入侵是分不開的，由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基督教具有濃厚的西方色彩。如何處理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關係，是中國基督教面臨的首要問題。

所謂人—神張力，就是作為被造物的人與作為造物主的神之間的張力。依據基督教傳統，上帝無論在認識論的層面還是在生存論的層面，都具有終極性，是唯一的實在。然而，這樣的上帝卻是隱蔽的，信徒們並不能隨時隨地得到來自上帝的啟示。面對「隱蔽的上帝」，信徒們不得不運用自己的力量，試圖在塵世中獲取知識以及生存的意義，由此而形成了張力的另一極：人。每一個信徒都面臨著神與人之間的張力。當張力偏向於「神」，就意味著強調人本性的墮落，突出了「人」與「神」之間的張力與矛盾——人只是「地球表面的細菌」，沒有神的啟示根本無法生存。當張力偏向於「人」，就意味著強調人自身的力量，淡化了「人」與「神」之間的張力與矛盾——人也可能「像神一樣」，甚至成為神。人與神的張力貫穿了普世基督教的發展歷程，只要「隱蔽的上帝」還具有唯一的終極性和實在性，這種張力就不會消失。20世紀初期在美國發生的基要主義—自由主義之爭，實

際上是這種張力的延續。自由主義神學家淡化人的原罪，相信人的理性，否認《聖經》的絕對權威，在人—神的張力光譜中偏向於「人」，「人」與「神」之間呈低張力狀態。基要主義者強調「唯獨因信得救」，主張《聖經》無誤，肯定神跡的真實性，在人—神的張力光譜中偏向於「神」，「人」與「神」之間呈高張力狀態。被迫捲入基要主義—自由主義之爭的中國基督教教會在非基運動之後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基督教知識分子，如王治心、謝扶雅、誠靜怡、趙紫宸、賈玉銘等，他們也開始在人—神張力的光譜中確定自己的位置。人與神的張力不僅僅來自於教內，也來自於教外。許多教外人士，尤其是無神論者只承認人的主觀能動性以至於完全否認神的存在，這實際上是在人—神張力上完全倒向「人」這一極，消滅了人神之別。這種來自於教外無神論者的挑戰是基督教（尤其是中國基督教）所面臨的人—神張力上重要的一環。

2、雙重張力與三自運動

三自運動最開始的全稱是「三自革新運動」，後改為「三自愛國運動」。三自運動主張中國基督教的自治、自養、自傳，強調中國基督教教會要斷絕與帝國主義的聯繫，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教會。這一運動是中國共產黨與以吳耀宗為代表的基督教進步人士合作的產物。我們可以將改革開放前的三自運動分為兩個階段：1950年代的早期三自運動、1960年代的後期三自運動。1950年代的早期三自運動正確處理了中國基督教面臨的雙重張力，認為當下要解決的主要張力應該是中—西張力，而不是人—神張力。1960年代的後期三自運動則混淆了中—西張力與人—神張力，逐漸將重心放在人—神張力上，結果干擾了中國基督教正常運轉，對黨中央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產生了消極影響。

1950年5月，吳耀宗等40位中國基督教領袖聯名發表了《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簡稱《三自宣言》。《三自宣言》號召全體基督徒認識到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的事實，警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以培養反動力量的陰謀，進一步實現中國基督教的自治、自養、自傳，並與政府一起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

一、富強的新中國。《三自宣言》表明，早期的三自運動主要想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聯繫，黨中央和基督教進步人士一致認為身為唯物論者的共產黨人可以與基督徒在政治上密切合作，一起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如果運用「雙重張力理論」進行考察，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早期三自運動想要處理的張力是「中—西張力」，而不是「人—神張力」。早期三自運動追求的是基督徒與共產黨人在政治上的同盟，使中國基督教在「中—西張力」上偏向「中國文明」這一極。至於「人—神張力」，早期三自運動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希望能夠使偏向「人」的共產黨人與偏向「神」的基督徒彼此尊重，和諧相處。

三自運動在初期得到了廣大中國基督徒的積極相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解決人—神張力一度成為基督教工作的重心，許多人主張通過行政手段強制消滅「神」這一端，從而徹底解決人—神張力，這給中國基督教帶來了巨大打擊。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歷史教訓都告訴我們，儘管「神」本身是由「人」產生的，但「神」的觀念具有社會性、自然性和歷史性，只要人沒有徹底把握決定其生存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神」便有其生長的土壤。在生長的土壤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盲目通過行政力量消滅「神」的觀念不會取得真正的成效，甚至可能會起到相反的效果。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恢復了早期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極左思潮已經對中國基督教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如何儘快落實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動中國基督教會發展，成為時任中國基督教兩會會長丁光訓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

3、雙重張力與丁光訓的神學世界觀

丁光訓清楚地區分了中國基督教面臨的兩大張力。丁光訓在「中—西張力」上無疑是偏向「中國」的，他在政治上與中國政府保持一致，在教會組織上堅持中國教會的獨立自主。在相對棘手的「人—神張力」上，丁光訓體現出自己的神學特色。作為一名宗教領袖，丁光訓不認可無神論者在「人—神張力」中完全指向「人」，以致於消解「神」的觀點。他堅持認為，人的拯救必須依賴神的啟示與幫助。丁光訓也反對基要主義在「人—神

張力」中極端偏向於「神」的觀點，他拒絕用「信」與「不信」作為是否得救的依據。相較於無神論與基要主義，丁光訓在「人—神張力」的光譜中處於中間位置。丁光訓堅持認為人的得救離不開神，但他同時認為人在這一活動中並非是完全被動的，信仰不是由人向神的唯一途徑。人完全可以參與到神的拯救活動中，神的拯救活動通過人類社會的進步而體現出來。

丁光訓主張上帝創造工程的持續性。被創造的宇宙萬物因創造工程的持續而處於動態、發展與進化的過程之中，上帝是這種發展與進化的維繫者。丁光訓認為「上帝是創造的主，他的創造工程今天在持續著，他創造的目的是一個既包括今世也包括來世的和諧的世界，在這個新天新地裡，再也沒有黑暗，沒有人騙人、人吃人的事。」^[2]既然現存的宇宙萬物還處於發展、進化的過程中，那現存的宇宙萬物必然還存在缺陷，但在上帝的維繫下，現存的宇宙萬物必然會在未來走向完美。宇宙萬物走向完美之時，就是創造工作完成之日。在丁光訓的神學思想中，上帝的創造工作與救贖工作實際上是同一工作的兩個方面。這種創造、救贖工作與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宇宙萬物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神的創造、救贖與人類命運息息相關，人甚至被允許參與到這種創造、救贖工作之中。丁光訓在肯定神的必要性的同時，也認可人的主動性，並將人類社會的發展作為上帝工作的體現。只有我們理解丁光訓在「人—神張力」中所處的位置，我們才能進一步了解其關於恩典的看法，從而提煉其感恩神學的內容。

三、神的恩典：作為愛的上帝

1、愛的創造主

丁光訓認為上帝的最高屬性是「愛」，甚至直接將「上帝是愛」作為對上帝的定義。「愛」既是上帝創造宇宙的原因，也是其創造宇宙的目的。

「愛」是上帝創造宇宙的原因。丁光訓認為「愛是上帝進行持續的創造、救贖和聖化工作的推動力」^[3]正是因為上帝是「宇宙的愛者」，上帝才會主動創造宇宙，並孜孜不倦地對其進行維護與聖化。從這個角度看，上帝對宇宙萬物的愛就體現

為對宇宙萬物的創造與維護。需要注意的是，上帝對宇宙萬物的「愛」並不是強制的，而是自然的、自由的。上帝仿佛一個種植者，「在作了一切該做的之後，有一個等待的時期，讓它自然完成它的過程，在那時期，種植者最有效的幫助是不做什麼，是等待」^[4]。在上帝之愛的呵護下，宇宙萬物將發自內心地走向上帝、走向完美。

「愛」是上帝創造宇宙的目的。丁光訓認為，整個宇宙在當下是不完美的，因此會有與「愛」相違背的事情發生，但宇宙將在上帝的維繫下不斷發展、進化。當上帝的創造過程完成之時，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整個宇宙都將沐浴在上帝的「愛」之中，人間將成為「自由的、和上帝配合的兒女組成的共同體」。

2、宇宙的基督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在丁光訓的神學思想中，上帝的創造與救贖是同一工作的兩個方面。既然上帝的創造工作以「愛」為第一準則並遍及整個宇宙，那上帝的救贖工作也應當以「愛」為準則並遍及整個宇宙。作為救世主的耶穌基督也因此具有了「宇宙性」，丁光訓稱其為「宇宙的基督」。

基督的「宇宙性」具有兩個基本意義：其一，基督的關懷、愛護、拯救遍及整個宇宙；其二，基督對宇宙的拯救以愛為第一準則。丁光訓的基督觀不僅僅關注作為拿撒勒人的耶穌基督，而是更注重耶穌基督作為宇宙救主的普遍性內涵。他認為「基督關心宗教、靈性、教會、信徒等方面的事，但是基督的關懷決不局限於如此狹小的範圍之內，他也關心還沒有跟從他的人。」^[5]「基督過去、現在都參與了並正在參與一切的創造。基督關切的是促使創造結出豐碩之果，到那時，愛、和平和公義將稱為宇宙的準則。」^[6]在丁光訓看來，耶穌基督出於「愛」，將拯救包括全人類在內的整個宇宙。在傳統的基督宗教思想中，耶穌基督對人的拯救往往只局限於人的靈魂，而不包括人的肉身。但丁光訓在這裡做出了改變，耶穌基督的救贖工作的最終目標是使整個宇宙成為「愛的世界」，最終得救的不僅有人的靈魂，也有人的肉體，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整個人類社會最終將在上帝的維繫下成為沒有痛苦、災難、饑餓的完美社會。丁光訓甚

至認為，基督徒與共產黨人的目標實際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人間建立起一個沒有壓迫、自由平等的完美社會。

3、總結：丁光訓神學思想視野下的「上帝的恩典」

可以從創造和救贖兩方面來看丁光訓神學思想中的「上帝的恩典」。首先，上帝的創造工作體現出「上帝的恩典」，上帝出於「愛」而創造了宇宙萬物，使人類得以在宇宙中生存。其次，上帝的救贖工作也體現出「上帝的恩典」，儘管上帝創造了宇宙萬物，但宇宙萬物並不是完美的，人類社會更是有著種種問題，但上帝並沒有放棄被造的萬物，而是在孜孜不倦地對其進行維護、聖化。在上帝的維繫下，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宇宙萬物最終都將沐浴在上帝的愛中，走向完美。正如創造和救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上帝的恩典也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宇宙萬物無時無刻不在接受著上帝的恩典。

四、人的感恩

1、人的地位

在討論丁光訓神學中關於感恩的部分之前，我們先來討論丁光訓神學中人的地位。只有明確人在丁光訓神學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丁光訓對感恩的看法。正如前文所講，相較於基要主義，丁光訓在「人—神張力」的光譜中偏向於「人」。丁光訓肯定人的主動性，認為人也可以參與到上帝的創造、救贖工作中。

岡薩雷斯(Justo Luis González)在《重尋基督教思想》(*Christian Thought Revisited*)中提出一種神學分類構想，這一構想被貝爾斯(Stephen B. Bevans)與施羅德(Roger Schroeder)在《演變的永恆》(*Constants in Context*)中發展。這種分類方法將基督教神學分為甲、乙、丙三類。甲類神學源自特土良(Tertullian)，強調律法，主張人的原罪是對律法的違背，耶穌的降臨是為了替人類贖罪並頒布新的律法。乙類神學源自奧利金(Origen)，強調哲學，主張人的原罪是對「一」的遺忘，進而導致從精神世界墮落到物質世界，耶穌的降臨是來自精神世界的啟示。丙類神學原本流行於東正教，後通過巴特(Karl Barth)、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等人重新得到發

揚，丙類神學強調上帝通過人類歷史工作，人是上帝的共事者，人的原罪是不與上帝合作，耶穌的事工開創了人神共事的新時期。海外華人學者曹榮錦將這種分類方法應用到中國基督教，並認為丁光訓是丙類神學的代表人物。這種分類方法有其合理性，在丁光訓的神學思想中，人佔有極高的地位。在丁光訓看來，整個宇宙都在上帝的維護下走向完美，人類也不例外，人類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與上帝配合的兒女」。人類不是骯髒墮落的「五尺蛆蟲」，也不是上帝用以誇耀自己能力的藝術品，更不是上帝的奴僕，而是「上帝的兒女」。作為「上帝的兒女」，人類將與上帝合作共同創造完美世界。

在明確人的地位後，我們也就能理解丁光訓神學體系中關於感恩的看法。上帝作為「宇宙的愛者」，創造、維繫宇宙萬物。人和其他被造物一樣，都沐浴到上帝的「愛」，並在這種「愛的聖化」中不斷走向完美。但與其他被造物不同的是，人不僅被動地享受上帝聖化的結果，甚至還可以參與到完美世界的創造活動當中——這是人作為「上帝的兒女」的責任與使命，也是人作為被造物對上帝最大的感恩。因此，在丁光訓的神學體系中，人對上帝的感恩不能僅僅停留於思想、儀式上，而是要落實到信仰實踐生活中。寬泛地說，任何有助於創造以「愛」為主導的完美世界的舉動都是對上帝的感恩。

2、對世界的愛：建設完美世界

丁光訓認為，上帝是「宇宙的愛者」，上帝出於「愛」而創造、維繫世界萬物。人類作為「上帝的兒女」，為了感恩上帝的所作所為，應當與上帝合作，共同開創以「愛」為主導的完美世界。既然上帝愛的是整個世界，那麼作為上帝兒女的人類也應當追隨上帝，去愛整個世界。這體現出丁光訓神學思想的實踐性：人對上帝的感恩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人對上帝最大的感恩就是與上帝一起去愛整個世界，去將世界建設得更加完美。建設完美世界是丁光訓感恩神學實踐的總綱領。

丁光訓在《談人類的饑餓和貧困問題》中對「五餅二魚」的故事進行了重新解讀。^[6]根據聖經的記載，耶穌曾用五個餅和兩條魚使五千人吃飽，

並餘下了十二籃食物。丁光訓認為，這則故事用象徵的手法向信徒表明：僅僅靠剩下的十二籃食物無法解決世間的貧窮與饑餓，想要真正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單純靠慈善救濟是無濟於事的。丁光訓認為，我們必須要建設更為健全的社會制度，實行更加公平合理的財富分配。物質不僅不是醜惡的東西，恰恰相反，它代表著上帝的慈愛與恩寵，是傳遞上帝恩典的一條渠道。只有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社會制度，才能讓世人發自內心地相信基督教上帝的全能與慈愛，對現實社會的關心也因此具有了靈性意義。

丁光訓對現實世界的關心曾引起基要主義的不滿。一般來說，基要主義者嚴格區分上帝與人的界限，作為被造物的人在上帝面前只能無條件的服從。基要主義者拒絕或輕視人對世界的改造作用，因此基要主義者在面臨社會問題時，總是想保持冷漠超然的態度。極端的基要主義者甚至認為，人在面對上帝時唯一能做的便是信仰，一個人只要信仰上帝便可以被稱為義人。丁光訓對這種極端「因信稱義」的觀點提出反對，他認為中國基督教應該淡化「因信稱義」，將「愛」作為信仰的前提。不是只有上帝才能愛這個世界，人也可以用自己的行動去愛世界，與上帝一起將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

3、對國家的愛

丁光訓認為，基督徒要愛整個世界，關心全人類的福祉，與上帝一起建設完美世界。但丁光訓同時認為，這種對世界的愛需要一個起點，對於中國基督徒來說，對全人類福祉的關心首先應該表現為對中國人民福祉的關心。正如丁光訓1984年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的演講中所說：「基督徒應當關心全人類的福祉，這對我們中國基督徒來說，首先意味著關心中國人民的福祉。僅僅關懷中國人民的福祉是不夠的，但關心中國人民的福祉是我們的起點，是我們熱愛全人類的起步處。」
「我們的信仰也像個有兩個中心的橢圓，是兩個C，基督和中國(Christ and China)。」^[7]

丁光訓認為「愛國主義，不論由於祖國危亡而顯得悲憤壯烈，或者由於祖國前進而顯得歡欣鼓舞，都發自人們內心的是非感、正義感和民族歸屬

感，導致人們為推進祖國的事業而不惜作出種種努力和犧牲。這是十分可貴的，我們基督教應當培養而決不應當鄙視這種精神。」^[8]丁光訓以耶穌基督為例，認為耶穌並不是沒有國籍的，耶穌基督在拯救全人類的同時也努力學習本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傳統，並對自己的民族抱有極深的關切，這都體現出耶穌基督的愛國主義。中國基督徒也應當效仿這種愛國主義，關心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維護國家權益，擁護並改進人民贏得的新社會制度。中國基督徒只有先做到熱愛中國、熱愛中國人民，才能進一步的實現愛世界，從而真正成為上帝的兒女。

三自運動的產生與中國基督徒對國家的愛是密不可分的，「三自愛國運動是中國基督徒的愛國運動。它提倡中國基督徒發揚民族自尊心，熱愛祖國，同祖國同胞走在一起，想在一起，投身祖國的事業。在教會方面，它主張真正的自治、自養、自傳，主張中國教會獨立自主，由中國信徒自己來辦。」^[9]三自運動體現出中國基督徒對祖國的愛，但這並不意味著三自運動要將中國教會從普世教會獨立出來，正如丁光訓所說：「當我們在中國講三自的時候，自我孤立不在其內。是的，我們要植根於中國的土壤，但同時又要重申我們同一切其他地方的信徒的一體，要從歷史上一切社會制度和一切文化環境之內一切特殊教會共同體現的使徒所傳的獨一、聖而公之教會懷抱裡獲得營養。我們不能許可自己不聽聖靈告訴其他教會的話。我們堅信基督徒之間超越國界的互相依賴的原則，只是我們認為，只有我們先做到獨立，我們才能更好地相互依賴。」^[10]三自運動將使中國教會真正與普世教會相結合，並最終服務於聖而公之教會的建設，三自運動也因此而具有靈性意義。

4、對非基督徒的愛

耶穌基督在丁光訓的神學體系中具有宇宙性，丁光訓認為「這位基督是太初之道，光照、教導所有的人。他從人類，包括信徒和非信徒，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手中接過他們所成就的，不是要毀滅廢棄，而是要加以提高，加以成全，加以祝福，獻給上帝——我們所有人的父。」^[11]因此，無論是基督徒、其他宗教的信徒還是無神論者，都是上帝的

兒女，都處於上帝的呵護與維繫下。丁光訓認為，基督教外也存在著真善美，對完美世界的建設可以起到積極作用。既然基督徒對上帝最大的感恩，是與上帝一起共建完美世界。因此，當基督徒面對非基督徒時，也應該像上帝那樣去「愛」他們，盡可能保持寬容的態度，承認非基督徒的真善美，努力使非基督徒成為建設完美世界的同路人，而非敵對者。

改革開放後，三自教會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協調中國基督教與無神論執政黨之間的關係。丁光訓曾論述社會改革者和革命者的無神論思想，丁光訓認為這種無神論是人道主義的無神論，改革者之所以拒絕上帝，是因為在改革者看來，「上帝只不過是現狀的維護者，他反對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的改革，保護腐朽和不公道的社會秩序。他和壓迫性社會裡的非正義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站在壓迫階級和剝削階級一邊，所以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理所當然必須拒絕他。」^[12]丁光訓認為這種無神論思想具有積極內容，因為「它強調人的因素，它發掘人的潛力，它發出高舉人類的呼聲，它鼓勵人們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它向宿命論和失敗主義發出挑戰。在一個沉寂了千百年的社會裡，這種抗議正合時宜。在他們對上帝的否認聲中，我們聽到了人們要求解放和尊嚴的呼聲。他們拒絕接受我們的錯誤的上帝觀是為了人民的解放」。在丁光訓看來，中國基督徒完全可以與這類無神論者合作，他也因此始終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丁光訓堅信中國基督徒與中國共產黨人的目標實際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人間建造一個沒有壓迫的完美世界。

五、總結：丁光訓的感恩神學

在丁光訓神學體系中，上帝的創造與救贖是統一的，上帝創造活動的最終目標是引導萬物走向完美，使整個宇宙成為「愛的宇宙」。在這樣的新世界中，萬物都將彼此聯合，真正成為上帝的兒女。上帝在這一過程中拯救的不僅有人的靈魂，也有人的肉體。人類社會將在上帝的呵護下發展為沒有壓迫、沒有痛苦的完美社會。上帝對人類的最大恩典就是上帝對宇宙以及身居其中的人類社會

的救贖與維護。上帝對宇宙的救贖與維護是持續的，作為被造物的人也因此無時無刻不沐浴在上帝的恩典之中。

既然上帝給予人類以恩典，那人也回報上帝以感恩。丁光訓認為，人不同於其他被造物，人作為「上帝的兒女」可以主動參與到上帝的工作中。對人來說，對上帝最大的感恩就是幫助上帝建設以「愛」為主導的新世界。丁光訓神學在這裡體現出鮮明的實踐性：基督徒應當積極投入完美社會的建設任務中。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感召下，丁光訓號召中國基督徒熱愛祖國、包容非基督徒，關心人類社會的基本問題，與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設以「愛」為主導的完美世界。在丁光訓看來，建設完美世界的任務不僅具有世俗意義，更由於上帝的參與而具有鮮明的神聖意義。

丁光訓感恩神學最大的特點在於，他在確保上帝是基督徒最主要感恩對象的同時，也擴大了基督徒感恩的範圍，並增強了感恩活動的實踐性。基督徒固然要通過祈禱、儀式等方式直接向上帝表示感恩，但這遠遠不夠。作為「上帝的兒女」，基督徒最大的感恩是與上帝一起共建以「愛」為主導的完美世界。這也使得所有有利於建設「愛的宇宙」的行為都是對上帝的感恩，這大大擴展了基督徒的信仰實踐範圍。作為一名實幹者，丁光訓追求的並不是建立一個大而全的神學體系，他並沒有詳細說明究竟何為「愛的宇宙」，也沒有對基督徒的信仰實踐作出詳細具體的指導。但丁光訓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基督教的感恩神學發展提供了一個方向：以「宇宙的基督」為中心建立一個中國化的思想與實踐體系。既然基督關懷、救贖、聖化的是整個宇宙，那麼，屬靈與屬肉、神聖與世俗、教內與教外之間的界限將會被模糊。人的世俗工作因此帶有了神聖性的色彩，人對上帝的感恩在實踐層面也就有了更廣泛的落腳點。

本文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族道德生活中的價值認同研究」（項目號：22&ZD039）和中央民族大學研究生科研實踐項目資助（項目號：BZKY2023074）。

[1] 詳細論證可見筆者的另一篇文章，李宇航：《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中的丁光訓神學思想》，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

[2] 丁光訓：〈從創造看降生〉，載自《丁光訓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年），第254頁。

[3] 丁光訓：〈一個中國基督徒的上帝觀〉，載自《丁光訓文集》，第112頁。

[4] 丁光訓：〈理解上帝的心〉，載自《丁光訓文集》，第102頁。

[5] 丁光訓：〈宇宙的基督〉，載自《丁光訓文集》，第93頁。

[6] 丁光訓：〈談人類的饑餓和貧困問題〉，載自《丁光訓文集》，第1-3頁。

[7] 丁光訓：〈三自為何必要？〉，載自《丁光訓文集》，第45頁。

[8] 丁光訓：〈三自再認識〉，載自《丁光訓文集》，第314頁。

[9] 丁光訓：〈回顧與展望〉，載自《丁光訓文集》，第295頁。

[10] 同注[7]，第41-42頁。

[11] 丁光訓：〈一個中國基督徒怎樣看無神論者〉，載自《丁光訓文集》，第143頁。

[12] 同上，第139頁。

The Loving God and the Grateful People: Ruminations on K.H.Ting's Theology of Gratitude Li Yuha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K.H.Ting's theological system, God's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are two aspects of the same process. The entire universe, including human society, will be brought to perfection by Go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and other creatures is that human do not only accept God's gratitude passively, but also participate in God's work actively, to build a perfect world dominated by love with God. Coopera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God's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are the greatest gratitude of human to God. Thus K.H.Ting's Theology of Gratitude is highly inclusive and practical.

Key Words: K.H.Ting, Theology of Gratitude, Chinese Christianity